

东林本末（明）不着撰人

序

（书共六卷，存陈其年维崧太史家）

东林者，门户之别名也。门户者，又朋党之别号。夫小人欲空人国，必加以朋党。于是，东林之名最着而受祸为独深；要亦何负于人国哉！东林争言真伪；其真者必不负国家，伪者反至负东林。此实何欤？盖起事至五、六十年，相传多失其实。于是而有伪者，亦势使然也。今之所为东林者，又一变往时欲锢之林下者、今且下及草野。夫盛世岂有党锢之事？何论朝野，亦办其真与伪而已矣。余于是条次其本末，以使观者有所考而感焉。

●东林本末（上）

门户始末（姑自并封，至丁巳京察，未及熹庙也）

尝观国家之败亡，未有不超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；而小人之倾君子，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。汉有顾厨俊及唐有清流白马之祸，宋有新法、伪学所号为党人流及之祸，中于君子，而国运随之以亡。兴言及此，真不知贾生之流涕尽而继之以血也。然党锢之祸，其流甚烈，而其源有渐。宋之党锢，极于元符，而蔡襄四贤不肖之诗，已为之端。昭代之党祸极于万历丁巳，而嘉隆、诸政府已开其渐。故自张凤盘（名四维）以前，溯而之上，如张太岳（名居正）、高中元（名拱）、徐存济（名阶）、严介溪（名嵩）、夏桂洲（名言），其权专、其党同伐异显，行于好恶之间，而人莫之敢议。然其局专于攻击前人，故一相败露而为其鹰犬、为其斥逐者，一转盼而升沈互异。是以君子不久锢林泉，小人不终据要津也。自申瑶泉（时行）以后，递而下之，如王荆石（锡爵）、张洪阳（位）、赵灏阳（贞吉）、沈蛟门（一贯）、朱金门（赓），其术巧、其党同伐异诡，托于宫府之内，而人莫之能测。又其局专于汲引后人，故衣钵相传而为其所庇护、所排击者，纵易地而用舍如前。是以君子竟同硕果，而小人终等延蔓也。远不具论，试就万历间言之。富凤盘罢位，申、王富国，而许颖阳（名国）预焉。其朝议册立，天潢序定，谁敢紊之！而申、王献媚，密主三王并封之说。众口争之，遂诋为党矣。后册立既定，工部主事某，请造太子仪仗。会逢圣怒，欲置之法。时申、王、许逼于公论，具疏救之。申、王又惧其忤上，遂密揭诱过于许而不认前疏，自谓阴阳其事，神鬼莫知。不谓上竟出其密揭，以塞廷议。而黄正宾以之发抄，众正纠之，又诋为党矣。岁甲午，申、王既败，许亦致政，改赵灏阳、张洪阳当国，而沈蛟门预焉。一日，张以其私人干主铨，主铨者不听。会传旨考察，铨部四司尽罢职，众正薄之。已而辽阳有倭变，张、沈主战，赵与石星主和。和议矣，而主战者又私一总戎李如梅。会麻贵一日败倭十一阵，倭栖釜山，疲困之极；麻贵谓辽抚杨镐曰

：今日乘胜一攻，尽歼丑类矣。时镐因如梅未到，鸣金收军。盖镐与如梅结盟，惧其不得预功耳。诘朝，倭已结寨，如梅始到，镐欲攻之。麻贵不可，谓倭已有备，攻之必败。镐不听，引兵而进。倭用弩銃乘风迎战，镐与如梅、麻贵仅以身免。辽阳精锐，尽丧于此，乃匿不以闻，独赞画兵部主事丁应泰疏其实于朝，参张洪阳、沈蛟门、杨镐等。于是，洪阳与镐奉旨为民，灏阳死而蛟门独留，其祸遂烈。乃考察丁应泰，坐以不谨，陷给事中徐观澜几死，并诬害观澜亲家侍郎张养蒙罢职。已而枚卜沈龙江（名鲤）、朱金庭。朱为蛟门之私人，龙江乃圣心特眷者。于是，申瑶泉贻书蛟门曰：篮面贼来矣，盾备之。盖龙江居宗伯时，与瑶泉相忤，惧其衔己，欲与蛟门谋陷之；以龙江面青而黑，故谓之蓝面云。然龙江方正清操，无可齟齬，适徽商程守训等贿内使，以矿税动上，龙江揭阻之甚力。蛟门既欲联上意，又利税使馈遗，于是阉监四出，海内骚动；间有言者，而蛟门之鹰犬如姚文蔚、陈治则、杨应文、钱梦皋等承风顺旨，力为排挤矣。其大犯公论者，有二。一曰楚狱。盖自楚抚赵可怀先以家居，占人田宅，不容于乡，私奔长安，重赂蛟门；遂使可怀抚楚，嘱其曲护陈奉。到日，大失民心。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讐，楚王与金钱进，且赂蛟门。诸藩恶其行贿也，踰江夺之，可怀遂坐以劫贡，不俟题请，径加惨刑。诸藩执会典争之，而百姓恨其庇陈奉，乘机逼杀之。可怀、蛟门，遂坐诸藩以大辟者七、系高墙者数十；杀戮太多，輿情遂共愤。一曰妖书。夫妖书为越人赵士禎所刻，盖归美蛟门有功，东宫诸人不为出力献媚耳。初，无他异。蛟门乃以挑激圣怒，大索京都，一欲逼死沈龙江，盖以议税矿不合也。龙江曰：妖书果自我造，我当死于西市，决不自经。一欲逼死郭正域。盖正域发楚送蛟门礼事。遂令兵围其第宅，下家仆于狱，正域几不保首领。行至杨村，复以快兵守之不得去。其夫人脱簪珥，令小女贸薪米以给日用。后得总漕李三才投解，众正忿其太险毒，具疏参蛟门。丙午，李三才亦疏论一贯及鲤不和，有累圣政。蛟门遂密揭逮问李三才、沈鲤、郭正域。上惊曰：如何为一阁臣，逮一同官、一侍郎、一督臣；一贯果病耶？故批其告病疏云：卿既病，着俟后命。蛟门始去位矣。然惧龙江留，必为后患，乃阴贿司礼，使撼龙江，扯之同去。又恐三才入掌总宪，发彼妖书、楚狱之失，令姻娅邵辅忠参之以去。在蛟门之忿消矣，而蛟门之党如钱梦皋等向赖蛟门而留，一旦蛟门归，失其所庇，惟恐辛亥之察大不利于群小。于是，以东林为纲、以淮抚秦□为目，结成一大网，无人不推入其中。而察前先发以自保者，则有王绍徽、郑继芳、刘国缙、金明时、南中钱策、刘时俊若而人；察后谋翻者，则有秦聚奎、朱一桂、乔应甲、徐兆魁、周永春、姚宗文、张凤彩、彭维城、孙绍吉、陶子顾、马从龙、王三善、南京王万祚、曾陈易、周达、高节若而人。所赖主铨诸贤拚却一官，力结此局，而小人之

忿愈逞、君子之身愈危。迨考选一下，元凶刘廷元、李征仪、潘汝楨等，或借衅于汤、韩（指宾尹及敬）而浙、宣合，或乘机于荆、熊而楚、秦合，或排击于顾、李而三吴合。王图、假元诗教为戎首，倚方中涵为太山，诬以四凶，诋为五鬼，屏力斥去。大臣如孙丕扬、孙玮、王象干、吴达可、翁正春、张养蒙、孙慎行、吴桂芳、叶台山、崔景荣、徐宗浚、陈荐，次第逐矣。京堂如朱吾弼、胡忻、叶茂才、朱国桢、朱世桢、郭昌、朱延禧、南师仲、朱光祚、冯上知、欧阳东凤、吴正志、金士衡、吴炯等，次第逐矣。科臣如曹于忭、李瑾、张国儒、李成名、孙振基、张键、梅之焕、麻喜、段默、熊明遇、张笃敬、韩光佑、次第逐矣。台臣如孙居相、汤兆京、吴亮、彭端吾、李邦华、周起元、徐良彦、吕图南、陈一元、王时熙、冯孟祯、刘若星、魏云中、张五、典吉人、刘兰、史学迁、荆养乔、史记、钱眷、潘之祥、宋盘、吴良辅、吴允中等，次第逐矣。部寺如孙鼎相、邹存谦、刘崇文、张凤、张养才、鲍应鳌、韩万象、贺焯、沈正宗、李朴涂、澄一榛、常庞、时雍、刘宗周等，次第逐矣。至丁巳、己未两察，私恶所加，不必循例，至有未任而悬坐以不谨如李炳恭者，有任不数月而妄诬以不谨如丁元荐、潘之祥者，禁锢考选六、七年不下，复借名题差，阳为转通、阴实斥逐，势孤而言不敢发、差出而发不敢尽，致有株守日久、贫病而死者。有弃之而去者，而现任台省，则一人常兼数差，俸近必升，京堂好官，惟我做尽，国事听其日非。世界如此，宜□□一举而城堡社稷危矣。要皆起于蛟门、龙江邪正不合，成于蛟门私人畏辛亥京察清议难容，故其党必先发以倾正人而身固其官，卒之主察者执持不阿，小人愈忿。又见南察抑正伸邪，而北察既竣，一二败群之夫如许宏纲、涂懋衡，阳说阴施，侧身宵小。于是，金壬之焰愈张，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。山林之下并不能安其身，而天下之大事去矣。诗云：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岂不痛哉！乃邪正之消长，政府其本，而京察则其候也。己亥以孙龙为冢宰、温纯为总宪、赵南星为考功，止有项应祥未归于正。然蓬生麻中，卒之黜陟称平。迨至乙巳，蛟门力庇私人钱梦皋等，所赖杨时乔、总宪温纯、考功郎刘一琨、掌道吴达可持正不阿，虽吏垣侯庆远事后持之不坚，诸徼旨留用，然而公谕已稍伸矣。辛亥京察，冢宰则孙丕扬，而署总宪则许宏纲也。考功郎王宗贤、吏垣曹于忭、汤兆京，虽众正在事，而邪氛已煽。君子处强弩之末，小人当蜂起之初。至丁巳、己未，方中涵为政，郑继之、赵焕掌铨事，李志掌院事，赵士谔为考功郎，韩浚掌道事，徐绍吉为吏垣；而居间把持，一手握定者，惟刘廷元、李征仪、元诗教而已。其于正人君子，若风扫残云、雨摧坏块，靡有孑遗焉；故己亥尚矣。乙巳则宋之熙宁、元丰也，邪正互立，而邪不胜正。辛亥则元佑、绍圣之交，君子日退、小人日进，而正不胜邪矣。丁巳则宋之元符，廷无君子之踪，而

家蒙党锢之祸，徽、钦覆辄，恐不旋踵矣。

●东林本末（中）

门户始末（续）

张江陵败后，诸不得志于江陵者，悉被显擢。一时气节之士，锐然以荡灭余党为事，张蒲州（名四维）实左袒之。而茂苑申公（名时行）素为江陵所信爱，其党非众所指名者，申辄默为地以免。蒲州亦不久罢去，以故众议纷纷，将移师向申、吴。诸君子中，邹元标称首，其所建白，多禁切主上者。上既不堪，申因挤出之。又令人构赵用贤等使自相攻。于是，吴中行遂仇用贤，而江东之李植亦内不相善，新进附和居台省，辄以年例外迁，士气亦益衰矣。初，东仓王公（名锡爵）以营救吴、赵为江陵所忌，故诸君子共推毂，致大拜计，且藉以抗申也。一旦反面与申合诸人，申所欲斥，申不自发，辄授意王，使讼言排之。诸君子皆愕出意外，猝无以抗也。会丁亥内计，主计者希申旨，疏申所怒十九人，欲悉中之，铨曹无异议，独河南道御史王国意不可。乃起其党马允登补河南道事；马故在国之前，遂掌道事。一日诸御史并会堂上，允登书十九人姓名示同列曰：诸人亦可谓公论难容矣。王国熟视叱之曰：诸人皆骨鲠无罪之臣，罪独失申相公意耳。青天白日，何出魅语？直前欲拳之。允登遂走，王国逐之，环其室庑一匝。于是，允登与国悉外补，而十九人得不废。迨申相国谢事、王东仓为政，诸人皆或进或退，终莫能遂其志愿。会王相国称病，文选郎中顾宪成乘间悉进诸人官，奏辄得可。时，赵用贤为东仓计逐，且死吴中，行亦久废不用，而沈思孝、江东之，李植、王士性辈则各奋起彬彬列乡寺矣。思孝素善太宰孙丕扬，王国属思孝言于太宰，令推己巡抚，太宰未许也。国疑思孝不为言，怨之，构思孝于太宰。太宰颇疑思孝，一日思孝等五人会于某勋臣家，思孝掌工部事，入内会计葺理费，以是后至。坐定，王国骤问曰：吾语兄弟同心，而公独屡进官何也？思孝曰：吾向亦疑之。今日某内臣言，我在大理鞫某事，称上旨，上进阅恶人簿，除我名矣（恶人簿者，盖申、王二相国去位时，疏不相善姓名密白之上者也）。王国怒曰：汝背我等，附新建得迁，乃以是欺我。众唯唯，遂罢会。于是，国与李植遂攻思孝，独江东之、王士性与思孝善如故也。乙未秋，外计、考功郎蒋时馨者，邹元标、沈思孝等所卵翼者也；至是，亦攻思孝，与国等合白太宰，并欲除丁此吕、沈叙等，以为贪顽，比古之四凶。此吕与叙本■〈足斤〉■〈足也〉士，此吕为尤，与思孝善；思孝扬言于朝，欲救之。故事计：典将行，主计者发单于台谏，人一纸，令各列所见闻应察治者会议之。此吕单坐赃数万，然无主名，盖时馨与其党私造者也。时馨恐不胜思孝等，乃持此吕单白太宰奏之。此吕由是坐谪戍。然自公卿以下，皆重其宿名，争出祖道。御史赵文炳因劾时馨赃罪，时馨亦遂罢

职。时，侍郎吕坤、张养蒙皆西人，有气势，为后进所向附，善太宰而仇疾思孝等。养蒙呼文炳恐吓之，文炳即具自首，前劾时馨疏，乃江东之属草，令臣书奏者也；臣负陛下！上不问，而思孝等则益孤。时会东之、植皆擢巡抚以出，王国与士性亦并推巡抚。王国首推顾不得，士性得之，心不安，疏称病，以官让国。有旨调士性南京而切责国，调外任，思孝独与其里人乐元声累数十疏攻吕坤等，及与诸台谏舌战良久苦之。上积怒台谏多妄言，实不任事。次相张新建（名位）颇倚思孝，乃耸上敕部院尽疏台谏名上。上亲察之，逐数十人。思孝虽颇为得意，然亦不安其位矣，遂与丕扬并谢去。思孝从遂废，新建不久亦得罪去。自后好名喜事之徒，皆依倚西北，谓之正人君子。沈归德为次相，温纯为总宪，身为标的，招集贤良以引同类，而首相沈四明（名一贯）承王东仓、赵兰溪之后，布列私人在要地，共相与扼之。会楚人郭正域掌礼部，谓楚王非宗室裔，其疏宗方上奏讦，正域为之谋主，欲遂革正之，然王已立三十年，事远证不具，四明及诸卿台谏皆受王赂遗，莫肯从正域议者。无何妖书事起，四明乘上怒，欲陷归德（沈鲤）及正域，取其往来游客考系之。正域狼狽走归，几及于祸，独部郎于玉立左右之，亦被斥。玉立者名家子，少善事，自前辈赵用贤即器之，为忘年交。尝鞫宁夏事，因谏释罪抚魏学曾，奏得可；学曾，西人也，以故玉立虽江南人，特为西北所钦信。时，顾宪成罢归久，于锡山创东林书院，招集士绅，讲学其中。其学经生之所知，绝无足听者，徒相与臧否人物、訾议国政，冀当国者闻而药之。玉立既参议其中，则往往致西北之同志者，令多方奏论之，以故附四明用者辄罢去。四明度不能留，内外计典已辄为部院所持，不能自主。及山阴（朱赓）益懦且老，不为众所服。于是，谋复召东仓，以中旨下之，而于东阿（慎行）、李晋江（廷机）、叶福清（向高）亦同日拜焉。晋江独在京师，得先入。福清方到，故事必疏辞。顾宪成为文二篇，号曰梦语、寐语，讥切之。江西参政姜士昌以庆贺入，遂疏劾锡爵再居相位，褊愎忌刻、摧抑人才，不宜复用。语连廷机，大抵推顾宪成旨也。东阿以拜官入，卒不与政。福清亦无根抵，于旧相持东林者十有八九，益相与咀嚼东仓、山阴、晋江，令不得在位，并其党斥逐殆尽，而福清遂独秉政。海内皇皇，以起废一事望之福清，度不能得请，请亦不力也。东林暨西北人士所属望为冢宰总宪者，曰准抚李三才。三才与国有睚眦之隙，国恨之深，对骂不绝口。国之弟图翰林掌院事，与福清善，国亦不信其言，西人士之心始内离矣。先是，浙人以赵、沈、朱三相故，为西北所摈，困阨日久，而西北人方并合劲楚延揽东林，浙人虽恨之，不能报也。会南给事中段默怨翰林顾天俊，为忿词数千言奏诋之。天俊与内官李腾芳相期许，两人皆郭正域所亲也。腾芳疏言：臣与天俊同志，天俊被诋，臣义不得独留，遽弃官去。段遂并攻李，恐不胜，辄

走东林求助，东林许之。于是，正域怒曰：东林私我所憎、攻我所亲，岂与我为难耶？遂切齿东林。西、楚之雄俊来者，始不附矣。浙人乃令其党说王国曰：当今与公争权者，李三才耳。吾等为公尽力攻三才，公当为后劲。国此时方巡抚畿辅，日夜削牍，走京师，毁三才。其弟图讽之曰：攻淮抚者，攻吾兄弟者也。国叱不听。于是，攻与救者日夜相构，宛若两敌国者，互指为奸邪、为盗贼，弃官以数十而三才卒用是困矣。时，孙丕扬复起为太宰，衔思孝不已。顾宪成贻书劝之，欲令洒濯思孝，复引同心，则依附者自解；且宜拥卫三才，勿随他人计。而丕扬信国语，怒不省。而好事者遂录其书，传天下，东林由是与浙为怨府。浙人欺丕扬老聋，给令发单访东林得失。王图连夜叩扉激丕扬曰：若然，先生五十年立朝名节，一旦尽矣。丕扬悟，止不发。自是楚、浙并侧目于图。时朝中犹斥浙人为四明之党，以故每事不敢先发，往往推楚人为军锋，而乃芟刈之。顾、李已罢词林久，次者前后为台谏所谪无完人。宣城汤宾尹入馆纔四、五年，见前辈寥落，颇自负，益折节下人，以故顾、李争附之，欲倚以屈王图。辛亥内计，王图掌院事，遂斥宾尹翰林，而丕扬主察明，督诸曹察治楚、浙党，被斥者甚众，余人不服哄然，而宾尹等七人称冤章日上，独宪成门生丁元荐抗言，谓七人宜察救者非是。于是，台谏同声击元荐，元荐与辨，往复数番，卒以病告罢，丕扬、图亦相继去矣。是时，西北、东林日益衰谢，楚、浙之党蔓引他省，玉立身被数十疏，犹日出奇，使其门生故人伺衅攻之，不肯遂已。后宪成死，福清亦罢相，方德清从哲（用事，台谏右东林者尽出，他傍附者皆以法谪。向之罪申、王、四明者，皆不复计及，而东林独为天下大忌讳矣。外史氏曰：禄位无常，一兴一衰固也。贤愚是非，亦随以迁谪，谓之何哉！往者，江陵以前嗣相位者，必反前人之政，进其所忌，退其所昵。申、王以后，转相拥护，久而不败。议者比之传钵沙门，信夫！前相用廷杖钳天下之口，被杖者卒成名士，乘间蹈瑕，遂起为难。申，王去，廷杖凡得罪者谓之钦降官员，终身不叙，遂皆老死不振。覆军戒前，抑善自为谋哉！然朱山阴以前，台谏虽诋訾内阁，内阁终亦有所持不为役，使福清之扫昆宣、德清之荡东林，曾有一毫己意行乎其间也哉！吁！可哀也已！

### ●东林本末（下）

#### 江陵夺情

论曰：予追溯东林所自始，而本之于争夺情，以其为气节之倡也。夫江陵之锋，触之立碎，诸君子岂甘以其身为刘安成之续哉！扶国纪而明人伦，虽身死何惜！则吉水即为后日之讲学，当其发愤抗疏之际，虽圣人所谓朝闻夕死者，有以加乎！吴中行、赵用贤、沈思孝、爰朴，后有用不用，要之为忠臣义士也。江陵败而后之秉国者，如周、如娄，又一异矣：无江陵之横而有其擅，非

江陵之才而多其妒。起而角之者，非黜则锢。于是林岩之间，贤哲相望。其诸君子进不得用，退而有明道聚徒之乐，此谁使之而又党之？噫！甚矣！天启间，耆老仅存者尚秉用。未几，党祸兴，而实发难于吉水，则夫以此始、亦以此终者，其是之谓欤！或谓予：吉水晚节稍异，甫至京嘱福清以复江陵谥为首务，且悔其论劾，为少年客气。予曰：是何言哉！是何言哉！后以问方侍御，侍御曰：先生为总宪，莅任，诸御史皆在坐。先生曰：江陵之不守制，罪也。予往时，不得不论。由今思之，则江陵未尝无功，谥亦不可不复，诸君以为何如？时诸御史皆服先生无成心，其始终皆为国也。呜呼！由侍御之言观之，此所以为东林哉！

### 三王并封

论曰：予尝读王忠肃奏议，未尝不叹服其才，则亦岂未尝学问者；而东宫继嫡之议、三王并封之拟，此何以称焉。重于失君，遂于天下之大计有所不暇顾者，则将焉用此相哉！幸当诸部以死争之，而王亦旋自悔劾，故其事得寝；不然，太仓之肉，岂足食乎？争三王与争考功，俱一时事；争此未尽者，于考功尽焉。呜呼！其甚矣！予尝叹国家养士数百年，未尝不收其用，然有二尽。嘉靖时，尽于议礼；万历时，尽于国本。非国本尽之，而为留中永锢者尽之也。永嘉实才相，视当时建议，老死窜戍，卒无一语；推是心也，其以破人国家有余矣。区区者何足以盖之！况所谓太仓者，才又不及乎！然议礼意见相左，其时无党名；争国本，则有菀枯于其间而邪正分，邪者遂目诸君子为东朝之党。夫东朝何人也，而曰党，则是言者，人道尽矣。虽然，东朝果可究党也，此非不佳事，而何以东林之外寥寥焉。尝读君子封事与史玉池恭惟条议及顾泾阳所与王太仓书，未尝不作而叹曰：党哉！党哉！顾国家安得尽若人而为之党也！

### 癸巳考察

论曰：予闻吏部自江陵擅权后，诸司仰政府鼻息，即冢宰无能自行其志者。迨乎湖陆五台负其权智，始一振拔，而孙清简、陈恭介继之。于是，阁不得挠部权，而统之体以肃，盖称国家三太宰云。若赵高邑之为考功，则尤异矣。高邑主计，大约先邪佞而次贪鄙，严要津而宽散秩，清夜篝灯，精心衡量，有虫巢于耳而不制。遇一权势姓名，则奋腕抑之，而所斥都给事中则其姻家、所斥吏部主事即冢宰甥也。嗟夫！国家二百余年，有此铨司哉！而使有贤辅臣焉，所当委已任之昌言论荐，俾蒙不次之擢，奈何以丧其所私，反肆之螫，而一时大寮列署以论救罢斥者至十数君子焉，政府可谓肆志愉快矣。于国家何，于万世何！然则太仓也，新建也，兰溪也，岂非高皇帝之罪人哉？自是之后，高邑白者林居，而诸子以高邑废者，虽死不悔。于是而曰党也，真所谓君子亦有

党矣，抑予尤有感焉，癸巳而后，其为察也可知矣，贤者率数十年而不胜。辛亥则门户分焉，至举国聚讼不决，三案兴而东林大败。要之，不三案何以知东林！今亦幸有三案为泾渭矣。而邪者尤嘒嘒焉，此亦何与？夫人而邪也，吾无责焉耳。而依附门户者，实亦有人，见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，岂独不能与政府抗，实呈身焉。岂独不能弃官以争，且卖友矣。呜呼！此乌睹所谓东林哉，闻高邑诸君子之风，其亦可反而愧死矣。

### 会推阁员

论曰：予于万历癸巳，盖不胜世道消长之感焉。诸君子之被祸也，争并封；未尽者，大计尽之；大计未尽者，会推又尽之。自顾泾阳削归，而转空林，实东林之门户始成。夫东林，故杨龟山讲学地，泾阳顾公请之当道，创书院其上而因以名之者。时梁溪、昆陵、荆溪、金沙、云阳诸公，相与以道德切劘，而江汉，北直遥相倡和。于是人品理学，遂擅千百年未有之盛。然是时之朝廷何如哉？夫使贤人不得志而相与明道于下，此东林之不愿有此也。即后此之为贤人君子者，亦何尝标榜曰：吾东林哉！朝廷之上见一出身吐气、乡党之间有一砥行好修，率举而纳之曰：此东林也。浸淫二、三十年，壮者衰，老者死；迨辽难作，而势不可复支，至不得已求人于此中，而又以门户挠其成而利其败。呜呼！此谁非癸巳以后之为哉！吾故观于此，而不胜感慨系之耳。虽然，国家实非不幸而有此也。予尝以为留东汉之天下者，气节也。凶如董卓而不能取，奸如曹操而不敢取。天启乙、丙之间，一阉作孽，不过刀锯余息，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回面污行，事至不忍言，而累累相接骈首就诛，卒以其死力捍之，使圣贤读书之种不绝，而为留未竟之绪，以待今日圣明再馭者，此谁为之？则东林之流风余韵，犹能系人宗社如此也，谁谓党人不可为哉！予尝客梁溪、历阳羨，徘徊昆陵、华阳之间，过东林废趾，访求诸君子遗事：而益叹夫东林之名，世之所讳言也，则亦实考其所以为东林者而可矣。

### 辛亥京察上下

论曰：是役也，举国分为二党。曰西北、曰东朝，其实东林也。曰昆、曰宣，其实南也。夫君子以小人为小人，亦以君子为小人，于何辨之？前此之夺情、之并封、之京察，不己较着乎？邪者曰：彼一时偶为之耳，何得概生平！今试观天启乙、丙间事何如哉？何向之攻东林者，尽甘心从逆而不辞也？夫依附东林者岂曰无人，亦宁至媚阉作逆以为狗彘所不为之事？此而亦将曰：吾一时偶为之耳，奈何遂以概我哉！夫朋党之说，无代无之，要未有如吾朝之截然者也。唐之二党，皆为小人所附和；宋之三党，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为兵端。独汉之诸君子，事起于与宦竖角，而钩党之祸独剧。夫近时所角者，皆朝臣也；角之不胜，至借宦竖以扑之；其祸亦略与汉同。夫士人与宦竖角而诬以朋



党可言也，士人与士人角而以朋党相倾犹可言也；倚宦竖以作孽而倾士人，此固向者节甫辈之所羞称，而不意圣朝士大夫为之。然则不有东林，其可谓世有士人也哉；又何党之足云！

又曰：孙富平之为太宰也，以不直沈纯甫、李道甫与东林尤，及再出而何以为东林驱除也？岂非以佐铨者有王、袁、白而长台省者之为汤、曹乎？然闻汤尹宾之黜也，汤兆京持之力，而萧云举以衙门体救宾尹，至于屈膝，富平断断不可，曰：老夫为今日去一严嵩。快哉！此真太宰矣。然是时攻淮抚者无完肤矣，因以反无锡；即令号为贤者，举及淮抚，辄曰：此东林之累也。而于金坛之于中甫，亦然。盖谓淮抚贪而遥执朝权者，实中甫为之；即福清入相，于亦有力焉。无锡且为两人用而不觉是言也，尝疑之。乃赵高邑则谓使淮抚为经略、为中枢，东事必不至败；而顾泾阳则谓淮抚有功于国家，必无暮夜受金事。桐城马侍御至死时犹曰：谓修吾贪，吾不瞑目。夫然，贤者尽妄语乎！后予以问通州范玺卿曰：淮抚固不贪，然豪侠人也。不善自匿饰，又挥金如土，以故来谗慝之口耳。且不攻淮抚，又安得东林之讞而诋之。又以中甫质吾乡郑太宰，太宰曰：果若人言，于何自以发主事终乎！呜呼！两先生，盖持中之论矣。及予阅三朝封事，逆党以李三才为盗臣，其言皆横骂者，此不足辨。而吾乡一御史，首攻淮抚。御史固时所称抹杀忠臣孝子者也，其攻淮抚以贪；而御史又非不贪者，则其所谓贪又可知矣。

### 三案

论曰：予观逆党之翻三案也，必以东林为口实。盖以并封者，三案之源；而东林者，以并封而着。不倾东林，何以护持三案乎！然前之争并封与后之争三案者，人虽殊也，功则同也，而受祸更酷。东林为东林，至后而愈难哉！夫东林之能，既见于天下如此矣，其攻东林者，又作孽如彼矣。此即三尺童子，能起而明其趋舍者，而世之人犹好指摘贤人君子之细，以巧诛而乐道之，吾然后知大道之不明，而乱臣贼子之不绝迹于天下也。或曰：东林往矣，向之忠言至计与夫蒙难受祸之事，世多不察，而末世漫拟，富贵之习反入人骨髓，彼岂不知诸君子之贤，反之身而有所不便，故即逐声相吠不恤耳。要之，责人以受祸诚难，但不知悖而从逆也；此稍读书知道理者皆能之。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，乃作如此举动。由是相提而论，宁过而訾东林，忍乎哉？然则世之核东林者，无他道也，但以今上所钦定之逆案与夫逆党所作之点将录合而观之，而天下之大变在是矣。